

【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】

扬鞭集

● 刘半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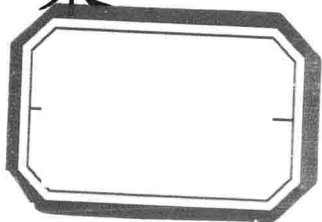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•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•

扬 鞭 集

刘半农



据一九三六年六月北新书局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扬鞭集/刘半农著. —2版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09.6

(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/王彬主编)

ISBN 978-7-5059-6455-6

I. 扬… II. 刘…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12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8025 号

书 名	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主 编	王 彬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印 张	86.75
版 次	2009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455-6
总 定 价	173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序

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委托,我在去年十月,接手原版库的选编工作,先是散文,之后是小说、诗歌。现在,散文部分已然出版,小说早已交出,新诗也大体编排就序了。

我之所以乐于承担这项工作,无非是基于将那一时代的作品梳理一过,为阅读与借鉴提方便。并无更多意图。

关于选编工作,阿英先生在《夜航集》中说过一段很得甘苦的话,他说选编是一件大事,所选的本子,如果做得出色,“也是比个人的集子更有效果,更能不朽的。许多的文集可以失传,好的选本,往往是不容易消灭。理由是:选本集中了各家作品的精粹成分,使读者用很少的经济,不多的时间,来了解更多的东西,但这样的选本,决不是‘随意挑选,拉杂成书’的一类。所以选本的好处是很多的,如果选家是优秀,肯把选书当作一种事业,认真来做的。”至于我现在做的这项工作,自然比不上选本,可以把几个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精华荟萃,但,有一点相通的是,选好作家的代表作,也只有“当作一种事业”才能做得好的。而且,除认真外,还应该是行家。我虽然对中国的新诗做过些研究性工作,但并无高明深见,自接受这一工作后,颇感吃力。最简捷的办法是向前辈与行家请

教,为此给牛汉、吴思敬、刘福春等师友添了不少麻烦,是应该深谢的。

做过选编工作的人,大概都遇过访书的困扰。因为访书是选编的基础,访书不得,也就无书可选。中国的新诗从本世纪初叶萌孽,至今不足八十年,但要访得较有价值的本子(不仅指版本),却比登天还难。这类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垃圾,只有做还魂纸的资格。近年却又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,更难得一见。于是有些原该入选的书籍,只有阙如。这是必须说明的。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,限于选编原则,有些诗家在1949年之前,没有单行本行世,也不能收录,这是十分遗憾的。但,尽管如此,收入本书库的,也还不少,即:胡适、周作人、刘半农、郭沫若、宗白华、俞平伯、冰心、徐志摩、闻一多、王独清、李金发、穆木天、冯至、戴望舒、卞之琳、臧克家、艾青、林庚、何其芳、阿垅、王辛笛、田间、陈敬容、郑敏、废名等二十五位诗人的代表作。读那时的新诗,真有些百感交集,时时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触。仿佛那些诗,依然同我们今天的生命接轨。而时间也过得真快,且不说最晚的一本诗集面世已四十余年,就是从我开始这套书的工作,发端之时,还是去年的初秋,现在,不仅草叶黄了绿了黄了,而且天地也已皆白,飘起了作为冬的标识的雪花,金字塔形的松与桧也将油绿褪成乌黑,装点成圣诞树的样子了。在这样的时候,免不了回顾过去的工作,我不敢说,有多么精彩,但无愧于心的是,在一年多的时间里,没有敢懈怠半分。现在,可以放松一点了吧。当然,也不能免俗,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一些愉悦,至少是从始至终全力支持这一工作的顾志成与奚跃华两位先生。同时也希望听到一声两声打破寂寞的音响。这又免不了戏台里喝彩之嫌。但

是,不为僧,不知头皮冷,于是写下这些原可不说的话,权作序。所谓斑鸠嫌树斑鸠起,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。

王彬

刘半农(1891—1934),名复,江苏江阴人。

刘半农 1917 年开始写白话诗,周作人说他是《新青年》时代“具有作诗人的天分”中的一个,另一个是沈尹默。沈尹默只写了很少的几首新诗,刘半农则写得多,周作人认为是因为“半农驾得住口语”。刘半农的诗,与同期人的诗作相比较,确实在形式上显得成熟,如《铁匠》中首节:“叮当! 叮当! /清脆的打铁声,/激动夜间沉默的空气。/小门里时时闪出红光,/愈显得外间黑漆漆地。”又如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首节:“天上飘着些微云,/地上吹着些微风。/啊!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,/教我如何不想她。”旋律的和谐,同再晚些诗人的作品比较地看,也没有什么落伍之外。大概也就由于这个原因,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经语言学大师赵元任谱曲之后,传唱颇远,以至赵先生多年之后回归故土,还有人问及,可见这诗是易于谱曲,本身便具有节奏感的,因此周作人的评述,也就不像某些所说,爱之深而言过其实。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闯将,刘半农对于新诗有着真诚的理解,他认为,作诗须要在灵魂中寻觅一个真字,否则没有作新诗的资格。读他的诗是会有这种感受的。1920 年,刘半农转赴欧洲留学,研究汉语语音、声韵,似乎离诗歌远了,但细想,这两门学问依然关系着诗创中的重要问题,或者冥冥中还是“诗人的天分”在起着作用。旅欧期间,刘半农创作了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、《一个小农家的暮》等,其音节

的谐美,韵脚的流畅,或者与他对语音、声韵的研究不无关系。刘半农诗辑有《扬鞭集》。另外,由于他对民歌的兴趣,故又有采编民歌的《瓦釜集》问世。这也是刘半农对新诗的贡献之一,从而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,自然,这也决非刘半农一人之功。

《扬鞭集》出版于1926年6月,由北新书局发行。共三卷。上、中两卷为创作,下卷译首。下卷拟出,故卷首目次中于卷下注“目次见卷下中”,无详细目录。然终未出,故只有上、中两卷。《扬鞭集》收周作人序及作者自序。周序对于当时的新诗颇有些见解,如:“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,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,不必说唠叨的说理,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,而写法则觉得所谓‘兴’最有意思,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。让我说一句陈腐话,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,但也是最归,在中国也“古已有之”,我们上观国风,下察民谣,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,较赋与比要更普通而成就亦更好。……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(不是拟古主义)的影响,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,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,没有一点儿朦胧,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。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,——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,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。这是外国的新潮流,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;新诗如往这一路去,融合便可成功,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。”对初期新诗的短处,周作人指摘是客观的;对象征诗歌的看法,提供了他对李金发认可的理论根据。

序

半农的诗集将要出版了，我不得不给他做一篇小序。这并不是说我要批评半农的诗，或是介绍一下，我不是什么评衡家，怎么能批评，我的批评又怎么能当作介绍：半农的诗的好处自有诗在那里作证。这是我与半农的老交情，使我不得不写几句闲话，替他的诗集做序。

我与半农是新青年上做诗的老朋友，是的，我们也发谬论，说废话，但做诗的兴致却也的确不弱，新青年上总是三日两头的有诗，半农到欧洲去后也还时常寄诗来给我看。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，但据我看来，容我不客气地说，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，一个是尹默，一个就是半农。尹默早就做新诗了，把他的诗情移在别的形式上表现，一部秋明集里的诗词即是最好的证据。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，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，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，所以文言还是听他的话，他的诗词还是现代的新诗，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，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有差异的缘故。半农则十年来只做新诗，进境很是明了，这因为半农驾御得住口语，所以有这样的成功，大家只须看扬鞭集便可以知道这个情实。天下多诗人，

我不想来肆口抑扬,不过就我所熟知的新青年时代的新诗作家说来,上边所说的话我相信是大抵确实的了。

我想新诗总是要发达下去的。中国的诗向来模仿束缚得太过了,当然不免发生剧变,自由与豪华的确是新的发展上重要的原素,新诗的趋向所以可以说是很不错的。我不是传统主义(Traditionalism)的信徒,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;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,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,超越善恶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,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,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是摆脱不掉的。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,这便是一种融化。不瞒大家说,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,它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,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,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。自由之中自有节制,豪华之中实含清涩,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,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。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也未可知,我总觉得艺术这样东西虽是一种奢侈品,但给予时常是很吝啬的,至少也决不浪费。向来的新诗恐怕有点太浪费了,在我这样旧人——是的,我知道自己是很旧的人,有好些中国的艺术及思想上的传统占据着我的心——看来,觉得不很满意,现在因了经验而知稼穡之艰难,这不能不说是文艺界的一个进步了。

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,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,不必说唠叨的说理,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,而写法则觉得所谓“兴”最有意思,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。让我说一句陈腐话,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,但也是最旧,在中国也“古已有之”,我们上观国风,下察民谣,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,较赋与比要更普遍而成就亦更好。譬如桃之夭夭一诗,既

未必是将桃子去比新娘子，也不是指定桃花开时或是种桃子的家里有女儿出嫁，实在只因桃花的浓艳的气氛与婚姻有点共通的地方，所以用来起兴，但起兴云者并不是陪衬，乃是在发表正意，不过用别一说法罢了。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意（不是拟古主义）的影响，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，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，没有一点儿朦胧，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。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，——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，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。这是外国的新潮流，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；新诗如往这一路去，融合便可成功，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。

我对于中国新诗曾摇旗呐喊过，不过自己一无成就，近年早已歇业，不再动笔了，但暇时也还想到，略有一点意见，现在乘便写出，当作序文的材料，请半农加以指教。

民国十五年五月三十日，周作人，于北京。

自序

我今将我十年以来所作所译的诗歌小品，删存若干首，按时期先后编为一集，即用第一首诗第一二两字定名为“扬鞭”。

我不是个诗人。诗人两字，原不过是做诗的人的意思。但既成了一个名词，就不免带着些“职业的”臭味。有了这臭味，当然就要为“为做诗而做诗”的机会，即是“榨油”“绞汁”的机会，而我却并不如此。

我可以一年半载不做诗，也可以十天八天之内无日不做诗。所以不做，为的是没有感想；所以要做，为的是有了感想肚子里关熬不住。

有时我肚子里有了个关熬不住的感想，便把什么要事都搁开，觉也睡不着，饭也不想吃——老婆说我发了痴，孩子说我着了鬼——直到通体推敲妥贴，写成全诗，才得如梦初醒，好好的透了一口气。我的经验，必须这样做成的诗，然后在当时看看是可以过得去，回头看看是也还可以过得去。至于别人看了如何，却又另是一件事。

请别人评诗，是不甚可靠的。往往同是一首诗，给两位先生看了得到了两个绝对相反的评语，而这两位先生的学问技术，却不妨一样的高明，一样的可敬。例如集中“铁匠”一诗，尹默启明都说很好，适之便说很坏；“牧羊儿的悲哀”启明也说很好，孟真便说“完全不知说些什么！”

原来做诗只是发抒我们个人的心情。发抒之后，旁人当然有评论的权利。但彻底的说，他们的评论与我的心情，究竟有得什么关系呢？

我将集中作品按照时期先后编排，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十年以来环境的变迁与情感的变迁留下一些影子；又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在诗的体裁上与诗的音节上的努力，留下一些影子。

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。当初的无韵诗，散文诗，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，拟“拟曲”，都是我首先尝试。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，乃是我自从一九二〇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。虽然直到现在，我还不能在这上面具体的说些什么，但譬如是一个瞎子，已在黑夜荒山中摸索了多年了。

刘复。一九二六，三，三，北京

总 目

1. 胡适：《尝试集》
2. 周作人：《过去的生命》
3. 刘半农：《扬鞭集》
4. 郭沫若：《瓶》
5. 徐志摩：《志摩的诗》
6. 宗白华：《流云小诗》
7. 王独清：《圣母像前》
8. 闻一多：《死水》
9. 穆木天：《旅心》
10. 李金发：《微雨》
11. 俞平伯：《冬夜》
12. 冰 心：《春水》
13. 废 名：《招隐集》
14. 戴望舒：《望舒诗稿》
15. 冯 至：《十四行集》
16. 臧克家：《烙印》
17. 阿 垅：《无弦琴》
18. 卞之琳：《鱼目集》

- 19. 艾 青:《北方》
- 20. 林 庚:《春野与窗》
- 21. 何其芳:《预言》
- 22. 王辛笛:《手掌集》
- 23. 田 间:《给战斗者》
- 24. 陈敬容:《交响集》
- 25. 郑 敏:《诗集一九四二——一九四七》
- 26. 穆 旦:《穆旦诗集》

目 次

卷上 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

游香山纪事诗·····	(1)
相隔一层纸·····	(4)
题小蕙周岁日造像·····	(5)
其实·····	(6)
案头·····	(7)
丁巳除夕·····	(8)
窗纸·····	(9)
拟古二首 ·····	(11)
学徒苦 ·····	(12)
听雨 ·····	(14)
无聊 ·····	(15)
晓 ·····	(16)
大风 ·····	(17)
沸热 ·····	(18)
拟儿歌 ·····	(19)
他们的天平 ·····	(20)

2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
老牛	(21)
E 弦	(22)
桂	(23)
中秋	(24)
落叶	(25)
铁匠	(26)
卖菜	(28)
民国八年的国庆	(29)
拟装木脚者语	(30)
猫与狗	(31)
血	(32)
一个失路归来的小孩	(33)
三十初度	(34)
牧羊儿的悲哀	(35)
饿	(37)
稿子	(41)
夜	(44)
雨	(46)
爱它? 害它? 成功!	(47)
静	(49)
教我如何不想她	(51)

卷中 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

一九二一年元旦(在大穷大病中)	(53)
病中与病后	(54)
奶娘	(55)